

教育时评

文·杨雪

让真正的寒门学子受惠

开学季,一些媒体对“北大寒门学子人数创新高”表现出了喜出望外之情。据报道,在各项倾斜性政策的执行下,今年北大共录取农村学生700余人,为近年来最多。再加上清华,近千名寒门学子圆梦top2。

更多的农村学生得以走进清华北大,对学生自身而言无疑是可喜可贺的。但对于学校和招生政策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虽然经过数年的努力,北大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已经回升至17.5%,但与80、90年代的30%还是差了将近一半,从各方面素质来看也难怪比

时的天之骄子。

而且,今时今日,农村学生早已不等于寒门学子,城市底层家庭可能比农村家庭更为贫困。家境富足的农村户口学生未必享受不到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更不要提那些无孔不入的“农村身份”高考移民。谁敢保证所谓的“寒门学子”里没有混进几个“富二代”?所以,某政策中提到的“使更多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优秀学子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和“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中学和农村户籍考生的政策倾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招生政策的倾斜并不能解决教育公平的根本问题。首先,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招生作为第一道选拔门槛,本不应厚此薄彼。再者,就算top2院校的政策眷顾让这些千余名学子成为幸运儿,可能从此改变命运,受惠群体也只是冰山一角。而散布在广袤贫瘠土地上的还有千万学生,他们也许不敢奢望顶尖的教育资源,他们可能更迫切需要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基础教育环境。基础教育应注重普惠性精神,而高等教育更应坚持一种精英主义。

近年来,包括top2在内的众多重点高校

农村新生占比上升,都得益于招生政策适度向农村地区倾斜。这种出发点虽然善良,但不解决城乡之间和城市结构性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根本问题,无法触及教育公平的共性问题。

当然,这也远远超出了教育部门的能力范畴——城市内部和城乡之间需要均衡配置的又岂止一个教育资源!那么,目前在招生政策上向农村倾斜虽不尽合理,也属无奈之举。在这个前提下,只希望以后能将招生政策精细化,尽最大可能招到真正真正的寒门学子!

图片故事

开学第一课:体验科技



9月1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飞行学院教员(座位上穿制服者)带着2016级新生体验飞行模拟器。今年开学季,南航各院系在迎新现场展示科技成果,开展体验互动,并组织新生参观教学科研场所。

当日,全国各地迎来秋季开学季,各年龄段的学生迎来各式各样的新学期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一个学生的学校如期开学



9月1日,永泰县葛岭镇东升教学点老师吴黎星在中午下课后护送学生苏泊特回家。

当日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福建省永泰县只有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的7所学校如期开学。

“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学校也要办下去。”永泰县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集中办学是大势所趋,但留在教学点上学的孩子,都是因为家庭困难等特殊原因无法外出就学的学生,这些“单人校”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有书读。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源不断减少,生源外流、教育资源短缺、教育发展不平衡等现象依然存在。在福建永泰这个人口不足40万的山区县,目前当地中小学生学习人数已从历史峰值的9万多名左右下降到如今的4万余名,全县76所小学中,教学点就有35个,其中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的教学点有7个。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新学期 新起点



8月31日,在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杨雨婷(右)在和小朋友们进行交流。

又到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作为每一个学年的新起点,9月1日成为中国特别的“节日”。当孩子们背起书包,从家门,踏进校园;当悠扬的钟声敲响,琅琅读书声不绝于耳;当他们沉浸在科学与艺术的浪潮里……我们看到:他们快乐成长,充满希望。

近日,新华社记者走入全国各地的校园,记录下三沙、上海、江西、贵州的孩子们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G20峰会“小青荷”用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实习生 杨枝柳

隔着门听到习近平主席敲锣宣布G20峰会闭幕的那一刻,丁哲慈恨不得脱了高跟鞋光脚跑到地上。

作为“平底鞋星”人,在接受G20峰会志愿者培训前,丁哲慈几乎没穿过高跟鞋。9月5日,她踩着五厘米细跟,在G20主会场站了六个小时。

“那感觉,太过酸爽!”

丁哲慈是整个G20峰会3760名“小青荷”中的一员。“小青荷”是峰会志愿者们的代名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中国近年来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峰会。而问及感受,他们提到最多的词,就是“骄傲”“自豪”。

不断培训 事事有标准

志愿者们,都经过了团省委、杭州团市委和15所高校组织的两轮面试以及三轮测试。浙江大学共有3310名学生和老师报名,期间经过3轮选拔,最终有500余人成为G20杭州峰会志愿者。

不仅有层层选拔,还有“不断培训”。浙江大学的志愿者就经历了37次培训和多场演练。志愿者们们的站、坐、走、蹲和手势等都有标准,称呼礼、问候礼、介绍礼、握手礼、引导礼等也有标准——问候打招呼行15°鞠躬礼,接送客人30°鞠躬礼。着装,也有专门要求——上衣扣子要扣两颗,外衣拉链要拉到领口的缝线处。

“培训周期很长,不断培训,不断考核。不到最后,岗位还是可能因为需要产生变动。”浙江大学化学系2014级研究生李琴阳坦言,“最后阶段每天得到的信息也在不断变化,那段时期的情绪体验也非常奇妙。”

志愿服务有不同岗位。有的靠近核心区,有的能见到大人物,有的会和海外媒体记者谈笑风

生。而有的,则听起来没那么炫酷——比如在学校的志愿者之家,做志愿者的志愿者。

这就是浙江大学海洋学院2015级本科生包鲁丞的工作。他们从8月初开始上岗,帮浙大的志愿者联系住宿,负责志愿者的物资发放、车辆调度,要一直工作到9月6日。

“知道自己被分到这个岗位时,确实有些许失落感,这应该也是人之常情。”包鲁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曾经,他眼中的G20峰会,就是9月4日到9月5日,集中在一个主会场。但随着培训的进行,他所看到的G20峰会,容纳了更多——媒体、志愿者、杭州市民甚至中国人民……他们都是G20峰会的一部分。

所以,火车站、飞机场、公交车站、西湖畔……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你都能看到志愿者。东道主的热情,从你踏上杭州的第一刻,就要融入你的心中。“后来我意识到,即使是在看起来并不那么‘核心’的岗位,我同样也在参与峰会。峰会成功召开,我也会产生自豪感。”包鲁丞说。

用微笑 换回微笑

相比而言,浙江大学医学院2013级本科生丁哲慈能更近距离感受到峰会的氛围。她的工作岗位,和会议仅仅一墙之隔。

和其他“小青荷”不同的是,为了配合警卫厅工作,他们穿的是黑色正装。

8月26日,丁哲慈所在的安保中队就搬入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每天绕建筑群夜跑,在应急通道里咬筷子练习微笑。可以说,峰会正式召开之前,他们是“隐形”的。

会议第一天,丁哲慈被安排在主会场门口



做安保翻译,她开玩笑称各国元首组成了“宇宙天团”,她目睹他们走进会场,再在他们入场完毕后关上大门,协助警卫人员把一切无关人员挡在门外。

“一个下午,我都在中方和外方的‘彪形大汉’间周旋。”中方有严格安保程序,而外方也有自己的特殊需求。此时,丁哲慈这样的志愿者就要发挥作用,帮助双方进行协调。

其实,由于背负着安保任务,“身边的警卫叔叔们表情都很严肃”。丁哲慈的微笑,就成了主会场外的一股清流。

许多政要看到微笑的丁哲慈,都会回以微笑,或者轻轻颌首。还有一位总统,第一眼没有

注意到她,直到从丁哲慈身边走过才反应过来,还特地转头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笑容。“对所有人都很忙的一天来说,这些笑容弥足珍贵。”

同样感受到志愿者的“友善”的,还有进行外围采访的媒体记者。绍兴、乌镇、莫干山和安吉,都是G20杭州峰会的配套采访活动地点。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2015级研究生李笑非就是境内外记者的随车讲解,相当于干了把导游的活。她的工作地点,甚至已经不在杭州。“我这份志愿工作可能是离会场最远的岗位。”

5日,最后一条线路的导览工作结束。李笑非在讲解中说,杭州“小青荷”祝各位媒体记者工作、生活顺利。说罢,车内响起了热烈掌声。“也有记者给我们发短信,说谢谢‘小青荷’、晚安‘小青荷’等,让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是如此重要。”

为杭州深感自豪 为自己深感荣幸

这种重要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为凸显。

李琴阳的工作,是负责媒体安检通道的安检翻译,协助安检人员完成对境外人员的安全检查。

一次,李琴阳遇到了一个沙特代表团,他们拿到了证件无法进入媒体中心。但沙特记者们表示,他们确实通过官方渠道注册成功,也向工作人员展示了注册成功的邮件内容。

李琴阳知道,媒体证件应该为黄色,对方一致表示自己不是记者,却挂着黄证。有可能是证件拿错了,也有可能是注册时发生了错误。李琴阳安抚了他们的情绪,又第一时间帮他们联系了咨询台,获得注册中心的电话。“打过去才发现,其实沙特记者们还没有领取属于他们的媒体证件。”回酒店领证就行,这事顺利解决,沙特代表

团的记者也愉快离去。

“每当他们在问题解决后对我微笑表示感谢,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豪感就尤为强烈。”不仅仅为自己自豪,李琴阳也为城市自豪。她说,G20杭州峰会,让她看到整个团队、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为了做成一件事而万众一心的样子。“我有听到、看到外国对中国的赞美,当然也感到了一些所谓的‘不理解’。面对这些声音,我们还是应该报以微笑,用最大的包容度,最大的真诚去让他们慢慢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丁哲慈则感慨,自己算是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见证了历史——“何其荣幸”。志愿者工作已经结束,但对城市和国家的热爱,在这一过程中继续蔓延滋长。“更深深感激自己生于中国,长于杭州。”

第二看台

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前不久,在国内某大学听美国杜肯大学伯隆教授讲座,他的报告有这样一段开场白:“请各位看我的PPT第一页,上面是美国著名的十所大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这些大学有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的优点,请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台下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

“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教授摇头;“科研水平都比较高”,教授又摇头;“都很国际化”,教授继续摇头;“历史都很悠久”,教授还是摇头;“拥有最好的学生”,教授有些叹气;“都是私立的”,教授还是不吐口;“都很有钱”,教授看来有些绝望了……

最后,只好由伯隆教授自己回答。他说:“这些学校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最好的本科教育,都非常重视教学。一个大学对待教学和本科教育的态度,标志了其成熟水平。”伯隆教授的回答超出了大多数听众的想象。

厦门大学副校长郭大光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一流大学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一流大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大学排行榜。

2015年10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文件,一流学科又进入了大学的视野,并且其重要性似乎开始超越一流大学的概念。从关注一流大学转向一流学科,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但由于大学在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独特性,仅仅强调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只是从一流学科的角度解读和建设一流大学,只能表明一流大学的建设还在路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痕迹。”郭大光说。

郭大光强调,因为在大学的各种使命中,只有一项任务不能被社会其他组织所取代:那就是本科教育。因此,在“双一流”建设前行中,如果缺失了一流本科教育,就很难说是一流大学,更难说是成熟的一流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

从世界范围看,一所大学之所以称得上一流大学,除了在科研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让人记住这所大学更多的是学校培养的杰出校友。

斯坦福大学报告称:该校师生和校友创建了2400多家企业,组成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学子集团,其中包括了思科、谷歌、惠普等大型企业,2008年在“硅谷150强”中创造总收入共达2250亿美元。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要从全球招收优秀的学生,以确保大学的内在创新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科研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决定大学综合实力的不是科研的竞争力,而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力,特别是本科教育。

但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学职能的不断增加,本科教育作为大学的根,出现了根基动摇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以来,在社会外部的压力下,以‘科研为导向’的大学发展思路日趋盛行,大学的发展轨迹开始‘跑

偏’。”郭大光说。

“在比较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时,我时常会感到,无论在观念、价值判断或者实践层面都存在落差或差异。”郭大光说。比如,国外大学对于质量保障已经进入一个标准化、精细化阶段,对于质量的关注已经从传统技术标准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层的质量文化层面。相反,国内大学对于质量保障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

从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大学需要时间,需要模仿,需要常识,更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所大学的成熟至少需要200年。”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用了近800年,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用了300余年。

郭大光强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晚,对一流大学的认识和了解比较滞后,我国的本科教育诸多方面也需要重建,其中包含了教育理念、教学观念的重建,教学空间、教学技术、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重建。这些重建背后的实质就是要回答两个最为基本的命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